

中国西部民俗风情三部曲
ZHONGGUOXIBUMINSUFENGQINGSANBUQU

情人们

费宏达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J207.5 64572 632151
FHD.2

情人们

费宏达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李 斌

封面设计:孔晓军

责任监制:刘青海

情 人 们

费宏达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7226 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50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

ISBN 7—5418—1556—X/I·283

定价:22.00 元

开 篇

吃罢早饭，正兴盛的生意渐渐地忙碌起来。

少东家常文郁的房子里，俊美娇艳的金妞，刚坐到圆桌边，常文郁兴致勃勃地进来了。

他穿着新做的白绸大褂，笑咪咪的，露出两排白得闪亮的牙齿。金妞真不明白，他抽烟为什么牙齿不发黄。巷子里抽烟的人，都有一嘴熏得发黑泛黄的板牙，他却没有。金妞从圆桌边站起来，手有些抖。每次见到他，金妞就感到心头悸动，昨天夜里他走后，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这种窘迫和悸动又泛上心头，使她不能自持。

“怎么？没事干了。”他把手里的烟蒂，在烟灰缸捻灭，微笑着问。

他老是这样，和她说话时，轻声柔气，笑咪咪地，有时，金妞觉得，他和她一样，说话时，有些不自然，这种感觉很微妙，有时不可捉摸。

“不，不，我刚把你的衣服叠好，放进柜子。”金妞挪动摆在桌上的纤纤手指，盼他给她安排事。有了事，她那悸动的心，就会得到稍许的平静。

文郁在条桌边坐下，抚了抚黑油油的头发。金妞觉得总得干些事来填补这沉寂的空间，她沏了一杯香茶，双手捧给文郁。

文郁接过茶，两个指头转动茶杯，眯住眼，看杯中的热气慢慢地散开。他视线上扬，直直瞪着金妞，金妞双颊绯红，心怦怦地跳个

不住，不由得低下白嫩柔韧的脖颈。

“我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文郁收回眼光，顿了顿，看着茶杯漂浮的几片茶叶，他想饭后休息片刻，再去东乡，了解棉花生长，销售，外运的事。

金妞爱听故事。小时候爬在炕头，听妈妈讲狼外婆，丑女婿，上学了听老师讲大禹治水，孔子搬家，孟母三迁。后来自己能读书了，偶然借到一本，也生吞活剥地把故事弄清。但大部分故事是戏园子听来的。像少东家这样有学问，留过洋的人讲故事，她没听过。她想：他讲的故事一定很有意思。她瞪大明丽的双眼，长长的眼睫毛扑闪着，认真地点点头，急迫地等待着。

“从前在很古的时候……”。金妞听到这老生常谈的开头一下兴趣消逝了一半。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穿缎鞋的脚尖。

“嗨，你耐心地听。别看开头一般化，这古时候的事和你们这地方有关，也和我这一次到你们这县上来有关，没有这古来的事，你也和我见不上面。”

我听着哩！金妞惊觉地抬起头，扬起弯弯的眉毛，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“我问你，你见过棉花没有？”

金妞点点头。

“你们这棉花叫什么名字？”

棉花就是棉花，还能有什么名字。金妞思索着，确实想不起来。

“你们这儿的棉花很有名气，叫‘泾丝棉’对不对？”

金妞点点头。她确实不知道，棉花还有另一个名字。也难怪，她个女孩人家，又住在城里，平常接触的多是父亲干果店的梨、枣、核桃之类的东西，怎么能知道棉花的事。她记得还是前几年，城北边报佛寺过会，她妈不知道为什么领着她去烧香。那会很大，人很多，在寺院下边广场，搭着戏台。唱的什么戏，她不记得。只记得

戏场有人打群架，会场一乱，她娘儿俩跑散了。她不辨东西，跑到和尚寺前的棉花地里。地里新浇过水，她的绣花鞋被水吸住了。一个和她一般大的男孩，帮她把鞋提出来，一连声的劝慰她：“别怕！别怕！”那男孩长得很好看，伸手拉着她，她拖着泥鞋，一走一歪，惶恐地睁大眼，在纷乱的人丛中，找自己的母亲。那男孩倒不急，一个劲地瞧着她的脸发痴。

“让我摸摸你的脸。”

她没有听见，他却把手伸出来，轻轻地抚着她的脸。

刚才陷到棉花地里她没有哭，找不见妈，她心里急，她也没有哭。这男孩手抚着她的脸，身上涌起一股燥热，她哭了。正好这时妈从人丛中冲出来，呼喊着她，她委屈得放声大哭，扑到妈的怀里。妈看到那个男孩尴尬地立着发呆，惊得脸色发白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在棉花地里……”

“在棉花地里怎么了？”妈惊得张大嘴。

“……把我拉出来……”妈轻轻噓了口气。

“人家娃是好心……”

“我不要他好心！他刚才摸我的脸。”

妈宽容的笑了，扬起头，那个男孩，惊慌地钻进人丛。

“别哭，别哭，看人家笑话。”

“唔唔唔……”

“他看你长的好看嘛！”

妈平常脾气很坏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却这么和善，把她绣花鞋上的泥，用一根棍儿刮了刮，让她穿上，拉着她的手往回走。

那天晚上，她听到妈给爸说：“咱金妞长大了，今天有个男娃，摸咱金妞的脸。”

爸不高兴。

妈说：“我以后再不领她出去了。”

说也怪，事情过去以后，每到夜晚，她会忽然想到在棉花地里遇到的那个男孩，想到他的手，想到他的脸，想到他颤颤抖抖，对自己脸的抚摸，心里反倒甜丝丝的，充满了一种快意。有时甚至想：什么时候能见到他。他长成什么样子，恐怕现在已经认不得了。

她在棉花地里去过，她见过棉花，但是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子叫“泾丝棉”，而且这名字和少东家常文郁还有关系，她想听。

“你说嘛！”

“秦始皇你知道不？”

她笑了，点点头。谁不知道秦始皇！太有名气了。连她妈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都喊：“这是啥世道！这是秦始皇磨民哩么！”

要说古，这故事可真有点古。

他讲秦始皇他妈，是邯郸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的闺女，姓赵，叫赵姬。这赵姬能歌善舞，还能弹一手好琴。她每天早上，在自家阁楼上弹琴。有一天，对面一家阁楼上，住进一个年轻小伙。这年轻人长得其貌不扬，穿着却很时鲜。引起赵姬的兴趣的是他每天早上，要击一阵缶。这缶是古代的一种乐器，像瓮，口小肚大，击打起来，粗犷高亢，振奋人心。赵姬看那小伙，击打得很认真，渐渐地听得入了神。若有一天听不到，好象丢魂落魄。慢慢那小伙也发现对面阁楼有个漂亮的姑娘在弹琴，不过当他击起缶以后，那个姑娘就不弹琴，手支下巴，凝神谛听。不防被他发现，那姑娘就垂下头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抚弄着琴出神。

这个小伙，就是秦始皇他爸，叫异人。为啥叫异人？就是他长得很丑，异于平常的人。

“这异人是以人质身份，从秦国来到赵国。虽然是人质，却有一定的自由。他到赵国，举目无亲，因为要买这买那，就认识了邯郸的大商人吕不韦。”

“老师讲过，赵姬是，是……是吕不韦的小老婆么？”

金妞想起来了。但是“小老婆”这三个字，她一时说不出口。小老婆大家都看不起，可自己连小老婆也算不上，一时涨红了脸，说得结结巴巴。

“咱不管你老师怎么说，你先听我讲。”文郁说得兴趣来了。他高兴看到金妞涨红的脸含羞的眼神，仿佛这眼神对他是一种鼓舞。

他说：异人在屋里坐不住，他找吕不韦打问。

“那姑娘是我们邯郸一枝花。多少人想把那姑娘弄到手，都碰上了钉子。你……你这模样，你这身分，还想……行了！每天早上看她两眼，是你的福份。老弟，别看我年纪大，若是我家当，能把她换过来，我愿意倾家荡产。你么——就死了这份心！”

“我从来对姑娘不动心。现在我是入了迷，管不住自己。”异人苦恼地说。

吕不韦头摇得像货郎鼓儿。

异人回到住处，茶不吃，饭不想。本来人长得不好，现在愈加不像个人样儿了。隔三间五，到吕不韦那儿，长嘘短叹。

慢慢地感动了吕不韦。

一天，吕不韦叹口气说：“你这小伙，真没办法。说句难听话，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也是白费心思。”

异人听到吕不韦松了口，立即双膝跪倒，激动得泪流满面。

“吕大爷……”

“不，不敢当。你是王子，要是有一天成了秦国国君，不折煞老夫么！”吕不韦立即走下坐椅，双手搀扶。

“你要倾家荡产把赵姬弄到手。如果能帮我吧赵姬弄到手。有朝一日……我和你平分秦国。”异人说着磕头像捣蒜一样，扶也扶不起来。

吕不韦没办法，背过身去，尽着异人虔诚地一个劲儿点头贴

地，自己对着窗口想办法。

他眼望秋云，权衡半天，双手一拍说了声：“有了！”

异人从地上跳起来，拉住吕不韦的袖子说：“快说。”

“这八月十五，在邯郸是个大节日，王亲贵胄，都要宴集宾客，到了那天，你把缶抱上来，我自有办法。”吕不韦很自信的说。

异人扳着指头，数来数去，还有五天，叹口气说：“度日如度年！”戴什么？说话怎样才能得体？归根到底，直怨爹娘，生了自己一副丑模样。

听到这儿，金姐忍不住问文郁：“这和‘泾丝棉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别急，这就到了。”

“简要地说，八月十五这天，赵家大宴宾客在厅前赏月。大厅阶下，摆了一溜儿大花盆。这花盆里栽的不是什么名贵花卉，而是棉花。这棉花当时刚从南方传到北方，极为珍贵。贵族人家，才受得了作务的麻烦，当做稀罕栽植在花盆里。个儿一般高，冠儿一般大，桃儿一般密，开出的棉花一般胖。花形是底儿大，顶儿小，像个金字塔。赵姬这天没有在歌舞队里，吕不韦挺着急，经他打问，才知道赵姬有病。异人也想起自己最近夜里睡不着天明又醒不来，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弹琴的声音了。一时之间像水烫霜打一般，失去精神。

吕不韦悄悄自语道：“这是你唯一机会。失掉了这个机会，你连赵家门也别想进半步。”

明月当空，瓜果梨枣，香气四溢。歌舞暂歇，吕不韦扬声推荐异人击缶助兴。

赵姬父亲，闻声不悦，对吕不韦说：“秦乃虎狼之邦，其声律粗俗嘈杂，岂能入耳。”

吕不韦捋着短须，说：“不然，声律之不同，因地气而异。有一处山水，自有一处音律。君子不辞山水之不同，才能享不同音律的奇妙。”

吕不韦是驰名的大商人，且言之成理。赵姬父亲无言以对，也就默许了。吕不韦鼓励异人，拿出缶来，众宾客听了赵姬父亲的话，又看到这种乐器粗俗而无特色都直摇头。

异人凝神静思，看到阶前棉花，想到柔美娇丽，脉脉含情的赵姬。这碗口大的棉花朵儿，色调单一，又无异香，但是洁白无瑕，昂然向上，不媚于世，不求于人，朵朵独立，又群居一体，一股情诗，涌上心头，边击缶边唱。

素面朝天兮日夜思念，
怀纳五彩兮唯伊所见。
虎贲甲冑兮不抵一丝，
挚友无言兮终生为憾。

那声音时而幽沉深邃，时而激越飞扬，时而清风徐徐，时而雷电轰鸣。满厅宾客，不由得沉入音律流淌的长河之中。异人因为表达出自己的心曲而感动，丑陋的脸上，涌出泪花。

缶声嘎然而止，一堂寂然。突然若暴风飞临般的响起一阵掌声。宾客纷纷起来，涌向异人，赞扬之声，不绝于耳。赵姬的父亲，拉着吕不韦的袖子，走向厅堂一角，悄悄问这问那。吕不韦也很激动，语不成句，点着赵姬父亲的袖子，连声说：“奇货可居，奇货可居！”

“哟，这棉花还有这么迷人的力量！”金妞笑道。

文郁说到这儿，抿了口香茶，悠悠然说：“棉花可别视作一般，它还真是瑶池的仙草，月宫奇葩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金妞关心这一对情人的最后结局，正如对自己的未来担心一样。

“后来秦赵起了战火，异人在吕不韦安排下，怀揣赵姬给他的

一把棉籽，回到秦国。先让人在自己宫里栽种，后来教给宫苑花匠，在宫苑栽种，再后来把种子给咸阳周围老百姓种。尤其泾河北岸，土地肥沃，气候适宜，当时以种桑蚕为主，也大面积种起棉花。一般老百姓，只知比种桑养蚕容易，风险小，收获大，管理方便，那能理解异人因物思人，每看到棉花，就像看到赵姬。秦国的兵卒官员衣服，大都靠泾河北岸的丝和棉花，于是就简化为‘泾丝棉’。当异人做了秦国国君，搬回秦始皇母子以后，这棉花已经种得到处都是，‘泾丝棉’的名字也愈传愈广，一直叫了几千年，直到现在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——完了。”文郁知道金妞问的意思，只是他不好回答。因为金妞究竟还是个姑娘！

事实是当年异人全没有把那些宾客看在眼里，他们兴奋地恭维似乎和他全无关系。仆人奉命端来的月饼、甜酒，他不瞅不睬，只顺着棉花盆打转。突然一个甜甜的声音，响在耳畔，他抬头只见月更明，星更稀，眼前的丽人，正是他日思夜想的赵姬。只见她病奄奄的容颜，因激动双颊发红，怯怯的步态，袅袅婷婷，异人一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。

“我听到缶声……才起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哭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怎么不抬头？”

赵姬也哽咽着，拉住异人的手。

皓月当空，一层白棉，若朵朵浮云。高空之下，白云之上，一对情人，交头并肩，卿卿我我，低低絮语。他们说些什么？隐在暗处的吕不韦并不知道，他高兴的是平分秦国也许有望。

自此以后，异人以交谈音律，频频出入赵家，赵父听了吕不韦

李清水
天书录 5316712

“奇货可居”的话，不加阻拦。

看看北风渐紧，天气变冷，一日两人谈谈说说，进入后花园。赵姬推开一间库房，只见里边整整齐齐地堆放着雪白的棉花。

“你给我一曲《棉花赋》，我给你一把棉花。有朝一日，咱们以棉花为信物……”赵姬含情脉脉，抓了把棉花，挑出绒长，颗大，籽粒饱满的，递给异人。

异人握住棉花，也握住赵姬光柔玉润的手：“《棉花赋》不过是我倾慕的心意，这棉花却是无价的定情之物。我自知面貌……”

“不必说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赵姬高兴地紧闭双眼，倒在异人怀里。嘴里喃喃地说：“你的缶声，就是你的心音，你的《棉花赋》就是你的表白。我全懂得……”

异人从未接触过女人，紧张得发怵。还是赵姬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把他双手纳入怀里。这异人突然灵醒过来，抖抖索索，解开赵姬的石榴裙，在温馨柔软的棉花堆里，风云际会，雨洒新土。消除了一方的饥渴，满足了一方的企盼。这些，文郁不好意思讲出口。

金妞瞧着粉红缎面绣花鞋尖，不由得喟然长叹。

“长叹什么？”

金妞因自己流露出内心的隐秘而不好意思。就故意岔开话问：“那，那……”

“那……那为啥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？是个私生子是不是？”

金妞又一次脸色涨红得垂下头。

“后来秦赵两国关系紧张，赵姬父亲怕以通秦罪被赵王户灭九族，就和吕不韦商量，假装将赵姬出卖给吕不韦，当歌伎。吕不韦独僻一小院，给赵姬和异人居住。当异人离开邯郸时，赵姬已经怀有六甲。因为这事做得极为秘密，后人把假事当真事，说赵姬是吕不

韦的小老婆！”

“哦！”金妞信服地点点头。

“赵姬以后回到秦国，就带着秦始皇。”

“可，这和你有啥关系？”

“啥关系？关系大着哩。”

“能不能说一下。”

“不能说，你往后看就知道了。”

金妞突然醒悟文郁这故事的深意，含情脉脉地看着文郁低头转动着茶杯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心里又是一阵悸动。

“能，能不能让我把《棉花赋》抄录下来？”她怯怯地问。

文郁笑了。

“那是古代的事了，我要写一篇新的《棉花赋》来。”

她想问：写给谁？但是张不开口。她惧怕那回答。鲜花与陷阱，她都怕。

第一章

“与你球不相干，哭球啥哩？”

听声，丑明扭过头，是村里的二老汉。二老汉不是正经人，村里大人小娃都瞧不起他。丑明瞅着二老汉讥诮的笑脸和故意抖动的小胡子尖儿，任眼泪流。二老汉得意地笑着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谁家有个七灾八难，他就高兴，他就这么个笑。

二老汉拧过笑脸，把旦笼提进杏花爷爷看果园的房子，听到二老汉扳着、踩着、撕着、扯着、砸着什么，发出木头断裂、扑倒的声音。要是过去，丑明敢制止他、威吓他，可是丑明这会儿不想说话，眼泪蒙住他的眼。

全怪妈，硬让他到外爷家去了三四天，被春雨隔住回不来。

今早上在外爷家吃罢饭，他和妈急急忙忙回到村，还没有进家门，就听弟弟子明说：“杏花和她爷爷跑了。来了一伙伙大兵，没抓上。”

丑明没细问，飞奔下坡，连跳带蹦，窜进吴家桃园。

在栅栏门前他停住了，喘着粗气，瞪大眼。

栅栏门敞开着，一扇歪到一边，另一扇木框被拽下来，斜搭拉着。园子里的路上，布满了脚印，带起的泥巴，坑坑洼洼。一排排桃树，拦腰砍断，树枝树冠，塞满了路，盖住地皮。正开的含苞欲放的桃花，委弃在泥里。他心凉了！门旁边那三间低矮整齐的小房，阴沉沉的，悄无声息。门扇掉下来了，窗纸给撕破了，窗框给掀断了。

屋里的长木桌，给推倒了，炕给踩塌了。小厨房里的瓶瓶罐罐、碗碗碟碟、筷子擀杖、勺子铲铲、案板锅台，扳掉了，拉散了，踩断了，摔碎了。杏花和她爷爷真的那儿去了！

他走出房，背过身，心里一酸，就嚤嚤地哭起来。

二老汉提着旦笼，从房子里出来。那满当当一旦笼柴火，好似金珠宝贝。他满意极了。

他放下旦笼，蹠在葡萄架下的石头桌上，掏出火石、火镰，撕块硝棉，打火抽烟，斜着眼瞄丑明。

“这爷孙不是好货，我知道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丑明提起小拳头。

“嘿嘿嘿！”二老汉不理丑明，喷出一团烟雾，看着它散开，径直说：“胡说，碎娃懂个屁！”

“我十四了！”

“嗨，我早给吴先生打过招呼，咱一名二声，要招个正经人看园子。外路人你能摸清？他不听，不听只有招祸。”

“呸，你打过招呼，你算老几？你想看园子，人家不要你，嫌你是个‘老槿头’……”

“我抽死你……”二老汉像被蝎子蜇了一下，向丑明扑来。

丑明因为一时失口喊出了“老槿头”而害怕，但看到二老汉窜下石桌，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不但不“抽死”丑明，反而笑着，退到石桌边。丑明又稳住了神。

“老槿头”是二老汉不光彩的外号。

二老汉这人爱说酸话。有一次从地里割草回来，几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到村口，远远看到一个年轻媳妇出了村。有人问：“天快黑了，谁家女人出村干啥去了？”

二老汉眉毛一扬，瞅了瞅那女人背影，说了一句酸话：“寻槿头去了。”惹得大家嘻嘻哈哈地笑。

有个年轻小伙，虽然不知道槌头是啥，也跟着笑了。

二老汉按住那小伙的头问：“你笑啥？要不要老叔用槌头把你的尻门子槌一下。老叔这槌头，硬梆梆，可劲得很。”

那小伙一下明白过来，挣脱二老汉的手，喊：“老槌头，老槌头。”

不想那个出村的女人，不是别人，是二老汉的侄儿四贤的媳妇。有一天，这小伙当着二老汉的面，和四贤的媳妇开玩笑说：“四贤嫂子，咱二叔说他有一副老槌头，硬梆梆，可劲得很，想借给你用一下。”

这四贤媳妇，本来不是省油的灯，嘴敞得能吆进一挂三套大车。立即裂眉瞪眼，先骂这小伙，后来把二老汉卷进去一齐骂：“……有槌头尽可以在自家用。老婆用了女子用。止不住火了给猪狗用。再不够用了掏出来当棒槌在捶布石上砸窝窝儿……你老娘的槌头用你嘴尖毛长瞎操心……”骂得二老汉臊得没地方钻。

为这，二老汉还和那小伙在地里打了一架。以后没有人敢当二老汉面叫，可背地里，免不了还叫他“老槌头”。

今天丑明忍不住怒气叫了，好在周围没人，二老汉又在兴头上，就笑着又蹴到石桌上。丑明这时反倒胆壮了。他说：

“呸，你打过招呼。你算老几？你想看园子，人家不要。”

“回去吧，不要在这儿吊丧了，哪儿娃多，在那儿耍去。”二老汉磕掉烟灰，插上烟袋，提起旦笼。

“你放下。人家倒了霉，你还趁火打劫。”丑明拽住二老汉的旦笼不放。

“啥叫趁火打劫，把你个痴猴还调文哩！实说吧，他爷孙跑了！下雨那天夜里跑了！吴先生给传到县上去了，这园子还不知道姓啥哩！”他使劲扳开丑明的手，轻轻一推，丑明站不住，跌了个尻子墩。

丑明站起来，顺手摸根枣木棍，二老汉嘿嘿笑着，一跳二蹦，像

只猴子跳出园门。

丑明回到村里，想问吴先生的孙女贝贝，他推推门，没推开，站了一会儿，悻悻地回到家。

他悄悄进了院门，听爸和妈在窑里说悄悄话。

“这是个麻缠事！县上有个精武僧，都是杏花爷爷一伙的人，不知怎么得罪了县长。县长就派人给砸了，从那儿追到咱这儿，杏花和他爷爷闻风躲了。人家县长给吴先生要人哩。”

“这可咋鬼呀！”

“吴先生到底是走南撂北，见过世面的人。他给县长说，我咋知道，你们是政府，都还弄不清，我个走方的郎中，能知道个啥？县长没办法，反倒请吴先生给他姑娘看病。他不看，要县长赔他的桃园，县长能赔他？”

“那杏花和她爷爷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，要有人知道，送个信也给赏钱呢。”

“啥世道！人家爷儿俩招谁惹谁来，把人家撵得胡窜，不得安宁。”妈把线拐子在炕边上磕得连声响。

夜里，爸爸小声给妈妈说：红枪会、哥老会、共产党、国民党、革命党。丑明不知道这些是啥，搅合得睡不着。后来他听爸说：“出门不敢说闲话，惹事呢！”

“算了，怕我说出去，又要给我说。这会那会，这党那党，和咱老百姓有屁相干。纳了皇粮不怕官，孝顺父母不怕天。谁吃饱肚子胀，让谁闹火去。”妈不理爸，爸抽闷烟。

子明年纪小，心里没事，打起了呼噜，更让丑明心里烦。

前几天，妈叫丑明给他做伴，去看外爷。说外爷五个孙子，就他兄弟俩是男娃，珍珠宝贝似的。丑明拧扯不去，让子明去。子明也不去，说外爷家的娃欺侮他，过年时把他头打了一胡基蛋，至今还疼。还是爸说话，让丑明去，说子明走不动路，还太小。丑明没办法，